

鼓樓文史

第三輯



鼓樓區政協文史資料編委會

序

赵 麟 斌

《鼓楼文史》第三辑又将出版了。它与前二辑比较，题材有所拓宽，选题范围扩大，并从过去的“尚古”转到现在的“尚今”上来，逾益贴近了现实；内容更加丰富，开始较广泛地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历史文化，乡土气息更浓郁了，显的更加贴近了生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着眼于发挥教育作用，符合今天加强近代史，现代史和党史教育的需要。同时，所编辑的资料更注意用客观的公允的态度审视事件和人物，论述严密，落笔严谨，从而提高了资治存史的价值。

鼓楼区是历代设治之所和八闽历史文化的主要舞台，对于文史工作者来说，它就象一座有无量蕴藏的富矿一样，不论你顺着哪一条“矿脉”花气力采掘，必带来加倍的收获。特别对有志者来说，这里确实是块用武之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编辑文史资料既是一项辛苦的工作，又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说辛苦，不论是爬梳剔抉还是探赜索隐，不下苦功钻进去，是断然不会出成果的；说严肃，因为必须经得起史实的鉴别，必须对后代负责。这就是要求文史工作者要具备一定的政治素质，整理出来的史料，应传给人以“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的教育和启迪。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素

质，能从冗杂中撷精萃，缩谈成卤，达到“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的境界，在忠实客观的前提下做到能以小蕴大，意趣臻妙，可读、耐品。

“欲求真学问，须下真功夫”。愿《鼓楼文史》愈办愈好，谨此与各位作者、编者共勉。



编 者 话

第三辑《鼓楼文史》，有不少栏目，可能是陌生了一些。然而，我们却力求在陌生中见创新，见转移。所谓转移，今后我们编纂文史，在题材上要做转移工作，在空间上就是要从建国前的历史转移到建国后的当代，在内容上要从军事转移到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建设来。这是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在前年提出来的新要求与新任务。

鼓楼是福州的中心，是省、市委的所在地。因而，鼓楼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必然更是令瞩目的。我们编纂文史，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肩上挑的担子的份量。“转移”的提出，正中下怀。本期《鼓楼文史》设了《鼓楼政治史》《鼓楼经济史》《鼓楼文化史》《鼓楼教育史》等栏目，就是为“转移”服务的。由于匆促上阵，内容可能还嫌单薄。不过，我们可以自信，我们所编的资料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有一定的科研价值，有一定的记录价值。比如：鼓楼区三套领导班子的历史档案，在我们《鼓楼文史》中得到反映与立此存照。

本期《鼓楼文史》还着重强调地域特色。凡是《事出鼓楼》的有关史料我们均作为编纂之列，这样，既能打宽鼓楼文史的思路与范畴，又能较全面较客观地反映鼓楼历史的真实。

然而，这是一条新路，正在尝试中……

1991. 8. 5.

目 录

序·····	中共鼓楼区委书记赵麟斌 (1)
编者话·····	编者 (3)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乡贤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张传兴 (1)
辛亥革命在闽都·····	林炳剑 (6)
忆辛亥革命先辈吾父吴适·····	吴 正 (15)
忆先伯老同盟会员李心庄·····	李厚威 (26)

鼓楼政治史

鼓楼区党代会历届简史·····	黄意华 (29)
鼓楼区人民政府历届领导辑录·····	林国清 (35)
鼓楼区人民代表大会历届简略·····	黄意华 (39)
鼓楼区政协一二届情况·····	叶树新 (45)
鼓楼区政协第三届任期进行中·····	黄金伙 (56)

鼓楼经济史

鼓楼区工商局纵横·····	黄意华 (61)
“纸褙福州城”的变迁·····	徐自才 (69)

鼓楼文化史

- 三坊七巷的文化……………林 行 (75)
三坊七巷的文人和文化意识……………林登豪 (87)
鼓楼地区文物修复经历记……………杨秉伦 (90)
马文琳与张文祥笔庄……………谢奇川 (102)

鼓楼教育史

- 鼓楼区文革前职工教育的发展……………方炳桂 (107)

发生在鼓楼区的大文化

- 福州民间文学史简述……………张传兴 (111)
《福州日报》社史……………黄启权 张传兴 (执笔) (121)

事出鼓楼

- 文儒坊旧门牌12号……………李厚威 (129)
“南门兜”与“鼓楼前”……………林炳剑 (130)
汤门外温泉……………林传诚 (134)
福州传染病院建迁在鼓楼……………庄 劲 (141)

乡贤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 张 传 兴 •

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揭开了中国历史伟大篇章，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了满清王朝的覆灭。

孙中山先生是这场革命的先行者，八闽儿女许多仁人志士追随孙中山，也受到这场革命的血的洗礼。19世纪初，我省人民备受半封建半殖民地惨重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福州、古田、漳浦、霞浦、上杭、漳州、厦门、尤溪、南平、长乐等地发生了砸教堂反洋教的一系列反帝斗争，与此同时也自发产生了抗捐抗租的反封建斗争。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八闽儿女风起云涌经受锻炼。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提供基础、组织队伍。早在1900年，福建与全国各地一样数以万计不甘压迫的老百姓纷纷以“会党”名目组织反清团体。福州城有复明山堂，马尾长门有威义山堂，延平（即今南平）有复汉山堂，兴化（即今福清）有辅汉山堂，长乐有思明山堂……随着时间前进，声势越来越大，连清军中的驻闽湘军不少士兵也自行秘密加入“会党”活动。逐渐使这些自发性的反清组织形成一支不可低估的革命力量。1900年春天，（清光绪26年）福州人邹燕庭、林斯琛主动向各山堂首领秘密串连，集结反清力量。不久，邹、林都成为福州复明山堂的骨干。林斯琛居然担任起复明山堂的圣贤重职。分工抓各山堂之间联络往来。团结了全省各地大批骨

干。打铁趁热，分散的山堂组织，如果不加集中，势必缺乏战斗力。因此，邹、林二人在光绪28年春天，创立了共和山堂，把全省各地的山堂统一起来。经过各山堂龙头的酝酿，公推邹燕庭、林斯琛为“共和山堂”的首领。为了掩蔽革命，“共和山堂”对外活动均以“藤山文明社”名义出现。社址设在福州仓山十锦祠。发展对象瞄准学生和工商界人士。福州高等学府由林觉民、杨子玉等介绍入社的有20多人。英华书院、师范学校由刘作霖、高贻书介绍入社的多达80余人。工商界则更多，有100多人加入这个组织。1904年，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没盾做盾主，企图瓜分中国。日本占据旅顺、大连。而腐败透顶的清廷、想以“割福、厦换取辽东半岛”。消息传到福州，“共和山堂”为挽救福建命运，组织示威游行。接着，福州籍留日学生陈不浮因反满遭清廷勒令归国。船经播摩滩失足坠海身亡。福州藤山文明社为他举行追悼会，林斯琛在会上公开发表反清言论。引起清廷对文明社的严重注意，准备抓人。林斯琛暂避外地一时，暗中又布置在仓山有一定声望的人士陈能尧、郑季明组织“桥南公益社”，借发展体育，严禁鸦片和义务救火等地方公益事业作掩护。“桥南公益社”郑季明为社长，林斯琛却暗中操纵指挥。林斯琛原来公开职业是中医师。此时，他却弃医从政，全心全意为民主革命事业奔走呼号。

1905年（光绪31年）上海、广州各地开展反对美国《华工禁约》运动。当时，各国资本家均以廉价购买华工劳动力，为他们积累剩余价值。华工形同牲口任他们奴役重剥。福州当时也发生此类之事，华工当作“猪仔”贩卖。法商洋行老板魏池，就是骗卖华工的猪仔贩卖头目。他用廉价从长乐、闽县、连江等地募集了二千多人华工，寄拘在福州各处

祠堂、神庙内。林斯琛带领文明社和其他18个群众团体，集中福州上杭街建宁馆成立“同胞救援会”。

林斯琛和林艺轩等20余人，被公推为福建商学界代表，奔走于闽江下游的马尾、闽安、琯头等地在“猪仔贩”手中解放了一大批受骗华工。

当年夏天，福州爱国学生成立了福建学生联合会。选黄尧弼为会长，林月稚为副会长。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大造革命声势。林斯琛主动与学生会联合，成立学生会与共和堂联谊会，扩大革命实力。此事为当时福建藩司所知，派军队对他们进行搜捕，并强行解散藤山文明社。此时，严汉民暂避上海，林斯琛，刘之栋等人，有的潜赴厦门，有的留学日本，才避免了被捕。

次年，林斯琛又回福州，集结中坚分子28人，在仓山古榕书院成立“汉族独立会”。这个组织算是福建革命党人的最核心机构。入会非常严格，先经过共和山堂考验认为“知其果能共事者”才批准加入独立会。

1906年（清光绪32年），孙中山先生由日本东京派人来闽，与郑祖荫、林斯琛等联系，当年夏天在福州成立了中国同盟会福建支会。委任郑祖荫为会长，林斯琛为总干事（秘书长）。会址设在桥南公益社。

与此同时，林斯琛、郑祖荫、黄尧弼等人协商改组了“汉族独立会”，取消独立会，成员全部转入同盟会。创办《建言报》作为福建同盟会的机关喉舌。刘通为总编，林泽人为社长，斯琛为发行人。《建言报》大造革命舆论，激励了福州英华书院，培元书院等大批学生踊跃加入同盟会，革命实力日盛一日，为福建同盟会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打下雄厚基础。同盟会机关指派冯秀山为教官，组织会员军训。指派

李榕潘等人在下度孤儿院秘密制造炸弹。组织了青年学生炸弹队与洋枪队。抽选这些队员也是非常严格的，入队均要宣誓“不成功即成仁”。接着，林斯琛等人还到处筹集革命经费，发动湘军起义，都做出最大努力，为武装起义提供条件。

1911年（清宣统3年）2月，接孙中山密令，要派福建同盟会部分骨干分子即日赴粤参加广州起义。

林斯琛与林觉民、刘通共商赴粤举事。林斯琛偕同刘元栋、冯郁庄于农历3月29日率领刘六符等20多人先走。另一支由吴适等人率连江光复会20余人，在农历3月21日登程。

广州起义失败了。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有72人。墓葬广州黄花岗。举世闻名的黄花岗72烈士，闽籍烈士占23人。他们是：刘元栋、冯郁庄、林觉民、陈更新、林尹民、林文、陈发炎、卓庆元、林西惠、陈可钧、陈与桑、方声洞、刘六符、陈清畴、黄忠炳、王灿登、胡应升、魏金龙、罗乃琳、郭大旺等。林斯琛和严汉民脱险生还。

林斯琛奉命返闽主持福建同盟会。他为了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秘密到上海访谭人凤、宋遁初等人，计划组织中国南部革命机关。同时到武昌、汉口等地联络，策应武昌起义。此时，全国各地革命浪潮一日高涨一日，林斯琛认为时期已经成熟，在当年农历9月13日，他同林薇荪、宋子靖等10多人，从外地回到福州。他们带回了一批军火和火药原料，筹回5万元巨款经费。

他们一到福州，即在福州南台白泉庵召开起义军事会议。参加的人员有：林斯琛、郑祖荫、许崇智（清军协统，已秘密加入同盟会）林肇民、肖奇斌（清军炮兵营营长，已秘密入会）。他们具体研究了起义计划。当时虽然清军中

下级士官兵均已转向革命。但是，在福州那时握有重兵的第十镇统制（师级）孙道仁尚未争取过来。会议决定由林斯琛亲自抓这项工作。他通过与孙道仁有过较深交往的福州英商乾记洋行买办蔡展庞向孙道仁劝降。由于革命形势逼人，不久孙道仁表示赞同革命，愿举兵起义。

9月19日，林斯琛、郑祖荫等同孙道仁等进行谈判。在马尾魁岐乘夹板船在江面举行富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上述人等，还有许崇智、黄光弼、肖奇斌等人。

孙道仁在谈判会上宣誓加入同盟会。孙道仁要求先发20万银元作军饷。斯琛同意先付5万元，待起义成功再补足。

会议决定农历9月22日为起义日期。后因清将军朴寿有所觉察，积极组织“杀汉队”。为着先发制人，临时起义时间提前在9月18日深夜。许崇智担任起义军临时总指挥，林斯琛在福建同盟会总机关负责交际部，担任联络总指挥。彭寿松带领炸弹队入城控制于山制高点，肖奇斌炮兵上于山炮轰总督府、将军衙。愈来愈多的民团加入战斗，很快一举便击败了清军。第二天，清闽浙总督松寿自杀，布政司尚其亭逃往外地，将军朴寿在于山被擒，当场斩首。20日清早，福建宣告光复。

福建光复，以林斯琛、郑祖荫等20多人马上组成临时参议会。议长林斯琛。都督府相继成立。根据同盟会议决，推举孙道仁任都督。督府下设参事会，彭寿松为参事长，郑祖荫、林斯琛、黄光弼、李恢、陈承泽、林晓、宋渊源、陈景松、刘通等9人为参事。参事会乃掌握全省军事监督和政府决策总机关的实权单位。许崇智为国民军总司令。

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参事会改组为福建政务院。彭寿松任政务院总长，林斯琛、郑祖荫任副总理。

1912年，民国元年初，清帝宣统退位。林斯琛以“生平之志已达，急宜引避贤路”为由，同彭寿松、郑祖荫联呈电南京大总统孙中山提出退职。孙中山先生即于2月22日复电：“经营光复之事，文所素知。吾辈对于国家之事，有所谓役务，无所谓削权，故责任未尽者不能以引退为名高，此意尤望君等体之。”林斯琛等人碰了软钉子，只好继续革命。

福建光复与广州起义，许多乡贤，诸如林觉民、林斯琛等革命先辈，对伟大的辛亥革命可以说作出了不少贡献。他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载史册，留芳百世。

辛亥革命在闽都

林炳钊

(一)

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历史名城福建省会所在地——福州，是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较早的沿海城市之一。鸦片战争后，福州经历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因而，对福建近代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五口通商后的福州，洋货、洋教进入全市各县沿海城镇以及僻远山区，近代机器与生产方式也陆续输入。中日甲午战后，在外资大量输入刺激下，加上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无力垄断新企业，故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有了初步发展。据孙毓棠、江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海关

十年报告》、《福州地方志》等资料，不完全统计，当时福州也先后办起了十多家私营工厂。其中以华侨投资为主，资本从数万到数十万。经营项目包括制茶、制烟、制糖、制药、制瓷、制砖、制皂、造纸、锯木、火柴、玻璃、种植、面粉、畜牧、轮船、电灯、自来水等行业。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就产生了民族资产阶级。可是，不久就受到外国资本和清朝封建统治的压抑，致使许多企业开办以后，不能维持和发展。

(2)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惨败，十年后又发生甲午中日海战，从“割闽换辽”到“割台换辽”激烈争论；接着戊戌维新变法改良主义思想在福州传播，兴办学堂；加上清廷推行“新政”，在客观上对开通民智曾起一定推动作用。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清廷日益腐化糜烂，统治者强征暴敛加捐加税，把人民群众生活更加推向绝境，促进城乡群众反抗斗争不断高涨。据张振鹤等编《清末民变年表》等资料汇总，反苛捐杂税有：土药捐、砖瓦捐、酒捐、粮捐、房捐、铺捐、肉捐、鱼捐、警捐、轿捐和茶税等。参加对象有：农民、会党、商人、店员、工人、学生等，声势浩大，从数人扩大到数十、数百及千人。斗争方式有：罢工、罢市、罢课、集会示威、暴动，甚至捣毁衙门等。人民群众加强了同清朝统治集团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并领导过上述斗争，如光绪年间福州先后有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攫取省内矿山开采权，反对法国贩卖华人（猪仔），反对日商阴谋攫取市内自来水厂建设权，反对厘金税率增加等斗争。

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从而冲击了清王朝在福州的反动统治。清政府腐败无能，一方面好比一座即将倒

塌的房屋；另一方面它虽是破烂屋，但不会自动倒塌，又不是轻轻一推就会倒塌的，这由于它有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基础。同时，还有一批真刀真枪的八旗军队并整套反动统治的机器。因而，要推翻满清政府，单靠传统的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自发骚动是行不通的，就必须需要依靠先进阶级的领导，做艰苦的革命工作，抓宣传鼓动和武装斗争，才能完成的。为此，这个责任当时就落到了还很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也就是被列宁誉为“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中国同盟会福建支部建立以前，福州就有一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爱国华侨，他们通过写文章办报、开设学堂，进行反满革命的秘密活动。当时黄乃棠在福州办《福报》，传播改良思想；蔡怡宜写《福建之危机》在群众中传播，影响很大；黄展云、林白水在福州办蒙学堂和励志社，在开通风气，培养革命人才方面起了作用。一九〇二年由郑权、郑祖荫发起组织的益闻社、是本省最早的革命社团之一，逐渐成为革命派活动中心。以后桥南公益社、共和山堂、文明社、学生联合会和汉族独立会均相继成立，吸收各个阶层的成员，进行革命教育，并为联络会党工作，打下基础。一九〇三年林森等旅居上海的福州学生，组织旅沪福建学生会，成为联络省外和国外革命同志，传递革命消息的中心。又在福州设分会，办福州说报社，每周开两次演讲会，鼓吹革命颇为得力。应该提一提，福州籍的华侨对辛亥福州光复的革命宣传、发展同盟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和宣传品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如一九〇七年新加坡闽籍华侨陈楚楠等翻印《革命军》（改名《图存篇》）二万册，以五千册由黄乃棠带

回，在福州向各界群众散发。“几乎人手一篇，闽中青年受其感化者，不乏人。”

一九〇六年中国同盟会在福州建立福建支部，原来汉族独立会的会员都加入同盟会，由郑祖荫任会长。同盟会福建支部利用立宪党人的经费和招牌办《建言报》，报导省内外革命消息，比较系统地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发行量达六、七百份，极受一般社会人士所爱读。人们“视革命党人为天神，皆以为满清政府即将覆灭，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中国同盟会总部筹划于一九一一年春在广州起义。由林觉民、李恢等回闽宣达，福建支会便组织了大批革命志士前往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起义前，林觉民慷慨激昂地说：

“论家境上有父母，下有弟妹，妻怀孕已八个月；但为革命前赴后继，断无退却之理！”从而，坚定了全体志士“不怕牺牲”的革命决心。这次广州之役不幸失败，死难烈士八十六人，其中福州籍烈士林文，方声洞、林觉民、林尹民、陈更新、陈与桢、陈可钧、刘元栋、郭大旺等共有23人，占烈士总数的四分之一。

黄花岗起义的烈士们为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惜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光辉而悲壮的一页，为中国民主革命作了伟大贡献。由于烈士们的英勇事迹，鼓舞、教育了全国人民，各地革命形势日益发展。不久，川、鄂、湘、粤等省人民掀起反抗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的斗争，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同年十月十日，同盟会领导的武昌起义就取得了胜利。在两个月内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就有十四个省宣告反清独立，其余十省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促使清王朝土崩瓦解，从而，结束了封建帝制的统治。孙中山先生对黄花岗起义产生重大影响作了高度评价。他

说：“……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怒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广州起义虽告失败，福州革命党人誓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烈士报仇。因而，对福州光复起巨大的动员和激励作用，也使闽、粤统治者以至清朝廷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二)

当时革命形势迅猛地发展，同盟会福建支部感到自身力量不足，认为实行革命，单靠宣传鼓吹不够，还需武装斗争，故非军警一致努力不可。当时先由刘通介绍湖南人缉捕局长彭寿松入会，同年六月组织军警特别同盟会时，由彭寿松任会长。从下到上，争取新军和巡警反正，为起义准备武装力量。

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鼓舞了全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信心，因而，各省纷纷响应。在这紧要关头，福建的清朝官吏决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同盟会福建支部抓紧时机，积极进行夺取福建政权，特别是抓紧“于山战役”光复福州城的各项准备工作。所以，加紧运动新军，争取上层，实现反正，准备弹药、筹集资金，故向东京同盟会总部和闽、榕籍华侨借、募十余万元。

台江夹板船上秘密商议

在革命胜利形势鼓舞下，福建的革命党人立即行动起来，于十一月五日（阴历九月十五）晚上，由郑祖荫、林斯琛代表同盟会同新军高级军官许崇智、林肇民聚集在福州台

江一隻夹板船上进行秘密商议，议定起义时间与地点，并推举彭寿松为同盟会会长，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革命军总司令，统率新军三十七标、三十八标、三十九标、四十标四个标（相当于团）及一个炮营。另外，还由桥南社体育会员和青年学生编成了洋枪队和炸弹队，积极准备起义。

前敌总指挥决定起义提前

史称“于山战役”，原订于十一月十日（阴历九月二十日）举行，当时由于风声过大，满清将军朴寿已调兵遣将，作了部署对付革命军活动，为此，前敌总指挥许崇智决定提前于十一月九日（阴历九月十九）拂晓举行。

起义前，十一月七日（阴历九月十七），前敌总指挥许崇智亲自部署作战，命令标统蒋国斌带领步兵一营进驻屏山枪械弹药库，把弹药武器等军用物资掌握到手。

十一月八日（阴历九月十八），许崇智通知将管库旗员看管起来，又令骑兵连长黄安源驻守南门，负责维持城内和近郊交通联络。以于山为总攻阵地，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于山观音阁。命令管带贺能斌率步兵一营进驻于山大士殿，复命南较场炮兵营管带肖奇斌于当天晚上将六尊山炮从城墙缺口运上于山顶，排列在天君殿前，炮口指向旗下街，两个连的工程营和辎重营学兵随同炮队上山担任掩护，并令城内和近郊部队渐向旗界周围推进，采取包围形势，只开放东门让其退却逃生。